

民国高级将领列传

第四集

解放军出版社



民国高级将领列传

第四集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188265

解放军出版社

1188265



民国高级将领列传

第四集

王成斌 刘炳耀 主编
叶万忠 范传新

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平安里三号)

(邮政编码100035)

新华书店经销

海军4229工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9.625印张 509千字

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(北京)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1 000

ISBN 7-5065-1121-5/K·94

定价: 6.90元

社编号01——0017

DB85/31

出 版 说 明

邓小平同志提出的“一国两制”的伟大构想，为实现和平统一祖国大业开辟了广阔的前景。为适应这一形势，我社与南昌陆军学院商定，于1985年7月开始编撰《民国高级将领列传》。

《民国高级将领列传》所介绍的对象，主要是1925年至1949年期间的上将，以及一些职衔不高但与重大历史事件密切相关、社会影响较大的将领。起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者未列入编撰范围。重点是记述他们从军、从政及其他方面的重大活动，力图比较系统地再现纷纭复杂的民国史、军史。希冀深刻揭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谛；希冀通过多层次、多角度、翔实而鲜为人知的史料介绍，有利于中国革命史的教学和研究，有利于广大干部、群众，特别是青少年，从一个侧面增长历史知识，更好地了解国共两党两次合作的历史，深刻地理解祖国的统一，民族的团结，对于振兴中华，使之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意义。

这部书，努力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，实事求是，解放思想，把政治性、军事性、史学性和文学性有机地统一起来。特别是注意坚持三个为主：首先是以尊重客观史实为主。对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，所经历的重大历史条件，功过是非，均以事实说话，尽量少作评论。其次是以写重大历史事件为主。注重反映人物的主流，对生活方面的问题，不铺陈、不渲染，点到为止。再次是以军事活动为主线体现人物的社会角色作用，力求简化作战过程，着重描述人物在重大战役战斗中的战略战术思想与指挥艺术，主政或参政活动突出独特作为，以体现高级将领的特点。

编撰此书的资料来源比较广泛，有国内的，也有海外的。但其主要来源是：中国近代史的教科书和工具书；全国各级政协、

社会科学院等部门历年搜集的文史资料；全国各出版单位出版的回忆录、名人传等；以及作者走访撰写对象的亲朋好友所获的一些原始资料和口述材料。选择资料时，注意多方面地进行比较、鉴别和考证。对那些众说纷纭的资料，一般的处理原则是：原始记载的与回忆的，以原始记载为准；第一手的与经过加工的，以第一手的为准；当事者提供的与间接者提供的，以当事者的为准；多数人的说法与少数人的说法，以多数人的说法为准；正式出版物与民间流传的，以正式出版物为准。不少稿件还经过有关部门的领导、专门研究人员，及撰写对象的家属、同事的审核，有的还与本人见过面，力求使撰文具有真实性和权威性。

这部书将分5册陆续出版。分册原则按作者成稿的先后顺序。各册人物编排的次序，均按姓氏笔画排列。

这部书的编撰工作得到全国许多省、市、自治区的政协、统战、联络、历史研究等部门的鼓励和支持。有的单位为此专门拨给经费。作者遍布于全国的许多文史研究室、社会科学院、地方与军队的高等院校、报刊杂志社等单位。他们当中，有长期从事民国史研究的专业人员，有教授、讲师、记者、编辑，还有一些知名人士、业务领导。年龄最大的八十多岁，最小的只有二十来岁，绝大部分是中年知识分子。他们积极、热忱、严肃、认真，有的为了保证稿件质量，不厌其烦，一改再改，反复斟酌；有的为搜集和核实资料，不辞辛苦，四处奔波，多次到撰写对象老家走访。在此书问世的时候，谨向热心此书编撰的领导、作者，以及有关部门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系统地编撰《民国高级将领列传》，在全国还是第一次，难度较大，难免有疏漏、错误之处，敬请读者批评指正，以便再版时补充修订。

目 录

马步芳	(1)
于学忠	(15)
万耀煌	(36)
王敬久	(45)
王家烈	(54)
王缙绪	(66)
刘 湘	(78)
刘珍年	(124)
田颂尧	(141)
孙连仲	(156)
朱绍良	(173)
余汉谋	(189)
李汉魂	(209)
李仙洲	(223)
陈调元	(244)
郑介民	(262)
何应钦	(293)
周至柔	(336)
顾祝同	(347)
桂永清	(367)
秦德纯	(376)
郭宗汾	(390)

黄 杰 (406)

黄绍竑 (422)

覃异之 (462)

蒋光鼐 (479)

蒋经国 (508)

蒋鼎文 (551)

蔡文治 (573)

廖耀湘 (584)

廖运泽 (611)

马步芳

(1903—1965)

马步芳，字子香，回族，陆军上将。在蒋介石政权时期，各地方军阀势力或被消灭，或遭削弱，马步芳却例外地扩充了原先根基未固的家族武装势力，成为“青海王”，并且伺机进窥甘肃，染指新疆。1949年5月，马步芳临危受命，当了数月的最后一任西北军政长官。

一

马步芳生于1903年，籍隶甘肃河州（今临夏县）白藏乡。他的祖父马海晏，早年贫穷，靠在河州、兰州之间“驮脚”（畜力运输）为生，尚武，广交游。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时，他投入马占鳌部下反清。1872年太子寺战役，马占鳌先诱敌深入，继以“黑虎掏心”战术，一举打败清军三十个营。当起义群众要求乘胜攻取清军统帅左宗棠设在安定（今定西县）的大营时，马占鳌却主张投降清军，说：“打了胜仗，比打败了投降好得多。”马海晏时为马占鳌左右手，力赞其议，促成“受抚”，共同用起义人民的鲜血给自己换取了“红顶子”。左宗棠改编马占鳌部为马队三旗，任马占鳌为三旗督带，马占鳌之子马安良、马海晏为中旗正副旗官。清廷又授马安良、马海晏七品军功顶戴。1900年，

马海晏随董福祥甘军入卫京师，在抵抗八国联军的进攻时，曾与其子马麒（马步芳之父）守卫正阳门（今前门）左侧，与攻城之侵略军血战。慈禧太后銮驾西遁，马海晏等随驾扈从，途中病歿于宣化。马麒由哨官提升接任了其父的旗官职务。在晋南风陵渡过黄河时，马安良、马麒亲自掌舵，护驾过河，博得了慈禧的赏识。“义和团运动”后，马麒返抵甘肃，驻扎在巴燕戎格厅（今青海化隆县）的扎巴镇，不久升循化营参将，御赐花翎副将銜。

辛亥革命爆发，陕西革命党人举行起义，攻占西安，宣布独立。陕西巡抚升允逃逸兰州，与陕甘总督长庚匆忙组织“东征军”讨伐，并妄图迎銮西来，把西北作为重振清室的基地。当时，马安良出任“精锐西军”总统，马麒任帮统，所部除原有之众外，又在河州、循化、巴燕戎格、乐都等地征抓壮丁，组成了有步兵五千、骑兵一千的二十四营。兵锋一度指向宁夏、陕西，镇压革命。直到1912年2月清帝退位，马安良、马麒才回驻兰州。1912年夏秋间，西宁镇总兵空缺，一时成为回军将领角逐目标。听闻马麟（字玉卿）有可能获取这一职位时，马麒采其幕宾李迺棻建议，派其弟马麟（字勋臣）夤夜单骑赴甘南拉卜楞寺嘉木样活佛的管家处，借金佛一尊及黄金一批，转送甘肃都督赵惟熙，攫取了西宁镇总兵。从此，马麒抛开了依靠多年的马安良，着手创建完全由自己掌握的军队，又罗致汉族官绅知识分子组成专门替他出谋划策的“智囊团”，开始了家族割据事业。

1915年，马麒巧施伎俩，揭发青海办事长官廉兴“窝藏清廷余孽”（升允以亲戚关系住其处）打起“保卫民国根基，粉碎廉兴复辟阴谋”的旗帜，把廉兴拉下了马。北洋政府裁撤青海办事长官，事务改由马麒兼办；后又改设甘边宁海镇守使，统辖宁、海地区军政，马麒水到渠成地登上了这个重要位置。几年中，马麒招募兵勇三十六个营，任命其弟马麟、堂弟马宝、其子马步青、马步芳以及其他亲属为营长。马麒的这支家族武装号称“宁海军”。

二

马步芳幼在家中成长，九岁随父马麒到西宁，曾在东关清真大寺当“满拉”（学习经文的小学生），经名“呼赛尼”。后稍长，他看到兄长马步青任宁海军马队管带（营长），出入前呼后拥，声势显赫，与自己在清真寺的孤单生活，适成对照。遂不安心于在寺学经，一再请求马麒为其安排军职。1917年，十四岁的马步芳给其兄当了帮带（营副），后任步兵第十五营管带。1920年，马步芳转任骑兵团长。马麒为了巩固势力，把老巢河州与西宁联成一气，令马步芳驻兵巴戎县（巴燕戎格厅改置，后改名化隆）。马步芳利用民族、宗教关系，招兵买马，网罗部卒，一时河州、循化、巴戎等地逞强之徒，纷纷投奔。马步芳此时仿照新式操兵法，训练部队；又在甘都修建一处“公馆”，作为向循化、隆务寺（今黄南）、河州、拉卜楞等地联络的据点；对附近藏族部落，或笼络，或武力征伐。仅三四年之久，马步芳练成了一支自己的“孩儿军”，这一带各族民众，也不得不俯首其下。马步芳在化隆使用的“以教治回”、“以回制汉”、“以藏制藏”等统治手段，成了他后来统治青海的“法宝”。

1928年秋，冯玉祥命令孙连仲部挺进西宁。孙以高树勋、安树德两旅先行。马麒派出以汉族幕僚朱绣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迎接。马步芳兄弟对恃才自傲、视己辈为武夫的朱绣早就不满，此时朱绣又极力主和，更使他们反感，于是暗作布置。朱绣等人行至乐都老鸦峡之莲花台，预伏的“匪徒”七八人突然袭击，随行卫队也立即哗变，朱绣被枪杀。马步芳此举主要意图在于打击主和派，防止他们假戏真做；同时向国民军表示宁海军“非马莫属”，提醒他们到西宁后不要逼己太甚。如此则实力可存，后图有望。高树勋、安树德两旅进驻西宁时，举行了颇为壮观的入城式。随后，孙连仲到达西宁，马麒迫于形势，交出大权，西宁局

势遂为国民军控制。同年12月，国民党中央政权决定将宁夏、青海分别建省，任命孙连仲为青海省主席，马麒只捞了个省府委员兼建设厅长。

孙连仲为稳定西宁以外的青海形势，派高树勋率部前往化隆、循化一带“清乡”，借机监视和控制这里的宁海军。时在化隆的马步芳（已升任团长）对高曲意奉承，拼凑银元十五万、骏马一百匹，作为对高的“进见礼”。为了表示自己的无“二心”，马步芳对高唯命是从，对高之随从，也“优礼款待”，博取好感。为了使高进一步信任自己，马步芳残酷地杀一些无辜农民，诬之为“匪”，将割下的头颅悬挂树上，说是他的“清乡”战果。更有甚者，他亲自出面诱捕了两个族叔，交高惩杀，以示自己“大义灭亲”。

高树勋返回西宁后，在孙连仲面前对马步芳大加赞许。不久马步芳被提升为旅长。马步芳乘机向高提出整顿宁海军原有部队的建议，经高疏通孙连仲，获得批准。他遂有恃无恐地在化隆、循化大肆网罗兵员，组编了三个团，两个独立营，实力大增。1929年9、10月间，冯玉祥调孙连仲率部东移，决心与蒋介石在中原进行决战。高由西宁启行前，把马步芳调入西宁。及行，其代理青海省主席一职又交马麒暂理（1930年初得到正式任命）。到此时，蛰伏一段时间的马麒父子，以自己原先都未曾预料到的速度获得复苏，不但恢复了他们对宁海地区的统治，而且实现了他们多年来梦寐以求的青海单独建制省区的愿望。

中原大战前后，马麒、马步芳一面暗中活动，加强自身力量；一面积极搜集蒋介石与冯玉祥、阎锡山双方的情报，伺机应变。交战初期，谁胜谁败难以卜定，西北又尚在国民军控制之下，马麒父子仍表示拥冯倒蒋，派马步芳率骑兵一旅随冯军进军陕西，并以“前防接济费”名义向冯每月解银五万元。然而，背地里却派人同蒋介石联系，为在一旦蒋胜冯败时得到蒋介石的谅解创造条件。

三

1930年9月，冯、阎反蒋失败，马麒父子立即易帜拥蒋反冯，致电蒋介石：“麒倾心向南，唯冯部来甘，遂致倾向之诚，无由上达。冯且蓄意剪除异己，只得曲意周全而已。”又请马福祥代为说项。蒋介石以西北鞭长莫及，一时无力顾及，决定利用“青马”，承认了他们在青海的统治地位。

马步芳从这时起，处心积虑向蒋介石靠拢。他以在西宁组成的青海暂编第一师为资本，布置对国民军余部的进攻，又征得蒋介石方面同意，参加了追剿马仲英部的战斗。先以所属第九混成旅第一团由西宁开凉州（今武威）；1931年4月，又亲率部众，自西宁经门源、扁都口进占甘州（今张掖）和肃州（今酒泉）。马步芳节节进迫，马仲英退处敦煌、安西、玉门，不久进入新疆。马仲英于败退中曾派人要求马步芳缓攻，马步芳回答：“这是公事，不能以我们是兄弟（二马同一个曾祖父），以私废公！”在甘州时，原属冯玉祥部雷中田旅的雷振邦部队仍驻该地，马步芳托词训话，将该团官佐二百多人诱至原甘州提督院内，令部下用大刀砍杀，无一幸免。当时尸骸狼藉，血肉模糊，事隔数月，腥气未散。

时隔不久，马麒病笃而死。马步芳跃跃欲出，企图继承其青海省主席地位。不料青海官僚人物黎丹等人反对，并推马麒之弟马麟继任。此时，南京方面传来消息，蒋介石欲接受于右任建议，准备让青海民政厅长王玉堂暂代省主席。马步芳当即表示：“先人创立的基业，岂能拱手让人？！”遂与黎丹等计议，以青海省省府委员联名推荐方式，请将照准马麟继任省主席。同时电令青海省驻京办事处处长以紫羔皮、鹿茸、麝香、红花等地方特产遍贿权要和眷属。终于，蒋介石改变初衷，明令马麟为省主席，并发表马步芳为省政府委员。

马步芳从河西返回西宁时，蒋介石已委其为新编第九师师长。这年，马步芳以川军刘文辉与藏军在西康发生冲突为由，派马彪率骑兵一旅，在玉树设立了司令部，进一步加强了对玉树地区的武力控制。1932年初，胡宗南的中央军第一师进驻天水。胡深感马步芳势力日增，决心剪除，乃派副师长彭进之往青海窥探虚实。马步芳立时看透了蒋介石、胡宗南对自己的戒心，又自忖非胡部对手，于是挑起青藏战争。受西藏所派僧官主持的玉树昂欠尕旦寺，因货物价格问题与青海商人发生纠纷。马步芳授意马彪挑动商人争执，迫使尕旦寺僧侣转请昌都藏军支援。马步芳进一步设计诱藏军深入，包围结古（玉树县治），形势顿时紧张。为了转移蒋介石视线，马步芳大造舆论，致使蒋方寸动摇，转而委令马步芳出兵打退藏军。胡宗南进占青海的计划也只好搁浅。青藏战事历时一年有余，当地人民受害弥深，马步芳却借此渡过难关。马步芳为此大为得意，令人编纂《玉树战事记》铭其“武功”，炫耀于世。

岂料一波刚平，一波又起。1933年，孙殿英被蒋介石任命为青海柴达木屯垦督办，率部前来“开发”柴达木。孙殿英系部7月中旬抵包头，9月继续西进。这一下震动了甘、宁、青三省的统治者。马步芳明白这是蒋介石玩弄“以异灭异”的手段，青海是他一家独霸的天下，“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鼾睡”，不由怒火中烧。同时，马鸿逵、马鸿宾，亦虑孙殿英假途灭虢，决心堵截。时任甘肃省主席兼驻甘绥署主任朱绍良认为，孙殿英系一赌棍、土匪出身的地方军阀，反复无常，野心勃勃，西来后势必难以节制，不无担忧。青、宁“三马”乘机活动，鼓动朱领导他们拒孙。马步芳曾使政客谢刚杰以医生身份接近朱妻。朱妻嗜好鸦片，家用奢侈，因此大量收受贿赂。在得到马步芳不少黄金、珍贵土特产后，朱妻向丈夫大吹耳风，促成朱绍良向蒋陈情。马步芳见时机成熟，遂亲自率兵前往宁夏，协同马鸿逵、马鸿宾与孙殿英血战。蒋介石出尔反尔，又收回孙殿英前往青海柴达木屯垦

的成命。孙殿英哪甘罢休，在宁夏掀起大战。1934年3月，孙殿英以师老兵惫，败下阵来。宁夏作战期间，马步芳在青海把原来以诱骗手段为主的募兵法，改成了挨户征兵的强制办法，扩大了部队。在战胜孙殿英后，他又派人在何应钦、陈立夫、朱绍良等处活动，使其新编第九师扩编为新编第二军，下辖一个师和两个骑兵旅，兵力增加到二万五千多人。

四

红军长征到达川、康时，蒋介石以十万火急电令马步芳在青海、甘肃南部“阻击红军，不得贻误”。马步芳一方面估计红军主要借道西康东北，再经阿坝北上，不会深入青海，打算保存实力，对蒋介石命令采取消极敷衍态度。另一方面，为防红军可能进入青海境内，以及不得不向蒋故作积极姿态的缘故，乃命令新二军参谋长马德等人，布置了青甘之间堵截红军的三道防线，自西向东，绵亘千里。为了取得蒋介石好感，宣布亲赴第一道防线上的苏乎卡要隘视察，成立前线指挥部，并电呈蒋说：“步芳亲赴川青边界之交，布置防务。……防务巩固，堪以告慰。”实际上他住在离西宁二三百里的贵德南海殿，避开干扰，正静心考虑如何扩充势力的问题。他命令各县大规模抓丁派款，进行军事训练，并打出“军事民众化，民众军事化”的旗号自饰。为了预防蒋介石借堵截红军名义派部队入青，他打电报给蒋：“本省兵力尚足调遣，请勿远虑。”

1936年7月，红军二、四方面军由甘孜出发时，为掩护主力前进，另分兵数千人进军青海果洛地区的斑玛、久治一带，击溃了马步芳部队的喇平福团和马騷团，以及当地头人牧主的“民团”武装，完成任务后于8月退出果洛，赶到甘南岷县一带与主力会合。马步芳急忙召开甘都军事会议，命令马彪、马朴等旅向甘肃临洮、岷县一带截击红军。此次在与红军接火中，喇平福、马騷稟

承马步芳旨意，在青、川边地屠杀红军伤病员一千余人，对被俘红军也残酷杀害。后在甘南临潭等地的战斗中，马步芳的部队连战连败，退回青海同仁境内。正当马步芳惊恐之时，红军折向东北方向前进，使他暂得喘息。

10月，红四方面军的第五、九、三十军在兰州东北的靖远县西渡黄河，组成西路军，进军河西走廊。蒋介石为利用马步芳消灭西进红军，授其为西北第二防区司令兼第五纵队司令官。马步芳设立前方总指挥部，派出代表联络“宁马”，企求协同一致，消灭红军，以消除胡宗南乘隙而入的威胁。在一条山、镇虏堡、大靖、土门等地激战中，马步芳主力遭到痛歼，他的骑五师少将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马廷祥被击毙。马步芳为使主力不再受到重创，遂打出“保卫桑梓，安定西北”的幌子，大量征调民团，充当作战前驱，下令“作战不退，无命不回”。后为扩充实力，索性并团入军。

红军突破马步芳设置的防线，进入河西走廊腹地，在古浪、永昌、临泽、高台等地又与马部血战。马步芳气焰嚣张，狂叫“宁死一万人，不失一寸土”，围追堵截，欲将红军全部消灭。红军排除万难，在1937年4月，从安西星星峡进入新疆。西路军渡黄河时的二万一千八百人这时只剩七百多人了。马步芳在张掖就杀害西路军俘虏三千二百六十七人，其中活埋二千六百零九人，枪杀五百七十五人，用火烧死五十六人，其他扒心、割舌二十七人。他的兄弟马步瀛，还把三十多个红军的胆取出来做了眼药。对被俘女红军战士除了枪杀、活埋外，从马步芳起进行强奸，然后分给部下做妻妾丫环，甚至转卖多处，使她们受尽百般凌辱。高台战役，红五军军长董振堂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于指挥战斗中牺牲。

河西战役期间，马步芳借此扩充实力。但他深恐加深蒋介石疑虑，因此千方百计掩盖，如广发文告、小册子，声称他的武装是“国家的军队”；又曾以“恐有贻误”为辞，电蒋要求辞职，

对于蒋派来青海宣慰的大员，则极力奉承，请其回去在蒋面前多多美言。红军曾揭露马步芳军队的本质，称其为“马家军”，马步芳感到恐慌，极力诡辩。蒋介石虽知其奸，然而为了进一步利用马步芳，仍然为其加官进爵。1937年夏，蒋将马部由新编第二军扩编为第八十二军，下辖第一百师和三个骑兵旅，任命马步芳为军长兼第一百师师长。1938年3月，又正式任命马步芳为青海省主席，取代了原任主席马麟。叔侄之间长达七年之久的争权斗争从此结束了。

五

抗战初期，蒋介石敦促马步芳出一个骑兵师上前线。他表面慷慨应诺，然而却从马步青骑五军中要一旅又一团人马，再补充以大通等地民团，组成一个八千人的骑兵师。该部武器残缺不全，在师长马彪带领下开拔。出发前，马步芳煞有介事地举行检阅，宣扬其“抗战之诚”，并开了欢送会。会后他给高级部属说：

“虽然派了这一师人马，我们的主力并未变动，这段时间我是费尽了心思的。”马步芳还阻止了蒋介石派人担任该师参谋长的打算。又叮嘱马彪离青海后“相机应变”行事。马彪当即表示：

“中央是中央，我们是我们。不管将来怎样变化，我们对军长的命令永远服从。”马彪的骑兵暂编第一师先后驻防于陕西、河南、安徽等省，明里由卫立煌、汤恩伯、李仙洲指挥，暗中却受马步芳遥控。在抗日热情的鼓舞下，该师官兵虽不乏英勇战斗甚至捐躯疆场者，但因马彪深恐违反马步芳“相机应变”的指示，力避与敌交锋，以保存实力，故未能充分发挥抗击日寇的战斗能力。相反，却配合蒋介石反共高潮，屡与新四军摩擦，内耗了抗战力量。

汪精卫投靠日本后，马步芳曾派人去北平参加汪逆召开的扩大会议。还利用青海商号“公德堂”与“德兴海”与日伪方面做

生意，换取枪支。

在对抗日采取消极、观望的同时，马步芳努力巩固、发展他在青海的统治力量。他以满装黄金的空心铜佛一尊送国民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；又与马鸿逵一起把白抬上了“中国回教救国协会”理事长的位置，博得了白的好感。他还展开多方面内线活动，取得吴忠信等人的支持，改变了蒋介石调他去绥远当主席的打算。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日本增兵中国战场，蒋介石鉴于形势，安排西北后方部署，在兰州召开军事会议，已经坐踞青海“土皇帝”的马步芳，自然又受到格外笼络。1942年8月，蒋介石飞抵西宁。马步芳事先为“迎驾”作了周密的准备。所有礼节和仪式，均由其亲自安排，反复练习。市容粉刷一新，悬旗结彩，道旁陈列鲜花，重要路口和机关门前以鲜松枝结扎牌楼。蒋来后临时住所的桌布椅垫，也由马亲自选择。及蒋莅临，马步芳一改平时多着便装的习惯，每日军服挺括，马靴铮亮，手套雪白，并时而顾镜自盼，或与马步青等互相检查，一心给蒋留下一个好印象。他还亲自为蒋当警卫，对蒋的一言一行，均表倾心敬服，间或装出一副憨态，以示愚诚。蒋介石离去前，马步芳以自己名义献骏马五百匹，以蒙藏王公千百户名义献骏马三千匹和鹿茸、麝香等十多箱；送与蒋偕行的宋美龄紫羔皮裘二百件，并径行空运重庆。马步芳外憨内奸，使得蒋介石松弛了对他的戒备心理。马步芳事后说：“现在不是表现富贵的时候。礼当（礼品）越简略越实惠好，穷了人家不注意。军马、羔皮都是土产，既本分又实在。”蒋指令军马就近交军政部军马场后离去。

1943年7月，蒋介石把第八十二军与骑五军合起来编为第四十集团军，任命马步芳为总司令，马步青为副总司令。次年春，马步芳的第八十二军军长由其子马继援接任。这时马步青的骑五军也驻西宁。马步芳乘机说动其兄：“我俩任正副司令，担子够重。我看事情交给青年人去办省事得多。再说，你当军长与侄子处于一个地位，也不好看。”接着推荐马步青的女婿马呈祥接任